

明

史

六八

明史卷二百五十三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總裁竄總事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學士兼管吏部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應熊

何吾騶

張至發

孔貞運
劉宇亮

黃士俊

薛國觀

袁愷

程國祥

蔡國用
方逢年張四知等

范復粹

陳演

魏藻德

李建泰

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天啓中歷官詹事以憂歸崇禎三年召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冬帝遣宦官出守邊鎮應熊上言陛下焦勞求治何一不倚信羣臣乃羣臣不肯任勞任怨致陛下萬不獲已權遣

近侍監理書之青史謂有聖明不世出之主而羣工不克仰承直當愧死且自神宗以來士習人心不知職掌何事有舉會典律例告之者反訝爲申韓刑名近日諸臣之病非臨事不擔當之故乃平時未講求之過也亦非因循於夙習之故實愆忘於舊章之過也語皆迎帝意遂蒙眷注嘗酌酒詬尚書黃汝良爲給事中馮元飈所劾汝良爲之隱乃解五年進左侍郎元飈發其貪汙狀帝不省應熊博學多才熟諳典故而性豁刻強很人多畏之周延儒溫體仁援以自助咸與親善及延儒罷體仁援益力六年冬廷推閣臣應熊望輕不與特旨擢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何吾騶竝入參機務命下
朝野胥駭給事中章正宸劾之曰應熊強愎自張縱橫
爲習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濟貪今大用必且芟除異己
報復恩讐混淆毀譽况狼籍封靡淪於市行願收還成
命別選忠良且訛言謂左右先容由他途以進使天下
薰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爲聖德累不小帝大怒下正
宸詔獄削籍歸有勸應熊爲文彥博者應熊拂然佯具
疏引退語多憤激屢爲給事中范淑泰御史吳履中所
攻帝皆不問八年正月流賊陷鳳陽毀皇陵巡撫楊一
鵬應熊座主巡按吳振纓體仁姻也二人恐帝震怒留

一鵬振纓疏未上俟恢復報同奏之遂擬旨令撫按戴
罪主事鄭爾說胡江交章詆應熊體仁朋比悞國帝怒
謫二人而給事中何楷許譽卿范淑泰御史張纘曾吳
履中張肯堂言之不已淑泰言一鵬恢復疏以正月二
十一日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
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填月日欺誑之罪難辭且劾
其他受賄事帝顧應熊厚皆不聽而鐫楷纘曾秩慰諭
應熊應熊亦屢疏辯謂座主門生誼不容薄敢辭比之
名票擬實臣起草敢辭悞之罪楷益憤屢疏糾之最後
復疏言故事奏章非發抄外人無由聞非奉旨邸報不

許抄傳臣疏六月初十日上十四日始奉明旨應熊乃於十三日奏辯旨尚未下應熊何由知臣不解者一旦旨下必由六科抄發臣疏十四日下而百戶趙光修先送錦衣堂上官則疏可不由科抄矣臣不解者二應熊始懼具疏引罪帝下其家人及直日中書七人於獄獄具家人戍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屢疏乞休去乘傳賜道里費行人護行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己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十二年遣官存問其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一百七十餘萬詞連應熊詔下撫按勘究會應熊復召事得解

時延儒再相患言者攻己獨念應熊剛很可藉以制之力言於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應熊明年六月應熊未至延儒已罷歸給事中龔鼎孳密疏言陛下召應熊必因其秉國之日衆口交攻以爲孤立無黨孰知其同年密契肺腑深聯恃延儒在也臣去年入都聞應熊賄延儒爲再召計延儒對衆大言至尊欲起巴縣巴縣者應熊也未幾召命果下以政本重地私相援引是延儒雖去猶未去天下事何堪再悞帝得疏心動留未下已而延儒被逮不卽赴俟應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顧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對曰需王應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

月應熊至宿朝房請入對不許請歸田許之乃慙沮而返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八月張獻忠陷四川乃改應熊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川寇時川中諸郡惟遵義未下應熊入守之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討賊明年奏上方畧請敕川陝湖貴兩總督鄖陽湖廣貴州雲南四巡撫出師合討并劾四川巡撫馬體乾縱兵淫掠革職提問命未達而南都亡體乾居職如故已而獻忠死諸將楊展等各據州縣自雄應熊不能制其部將曾英最有功復重慶屢破賊兵王祥亦出師綦江相犄角祥才武不及

英而應熊委任過之又明年十月獻忠餘黨孫可望李
定國等南走重慶英戰歿可望襲破遵義應熊遁入永
寧山中旋卒於畢節衛一子陽禧死於兵竟無後何吾
騶香山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少詹事
崇禎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六年十一月加尚書同王應
熊入閣溫體仁久柄政欲斥給事中許譽卿已擬旨文
震孟爭之吾騶亦助爲言體仁訐奏帝奪震孟官兼罷
吾騶詳見震孟傳居久之唐王自立於福州召爲首輔
與鄭芝龍議事輒相牴牾閩疆旣失踉蹌回廣州永明
王以原官召之爲給事中金堡大理寺少卿趙昱等所

攻引疾辭去卒於家

張至發淄川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歷知玉田遵化行
取授禮部主事改御史時齊楚浙三黨方熾至發齊黨
也上疏陳內降之弊因言陛下惡結黨而秉揆者先不
能超然門戶外頃讀科臣疏云日來慰諭輔臣溫旨輔
臣與司禮自相參定方聽御批果若人言天下事尚可
問耶語皆刺葉向高帝不報時言官爭排東林戶部郎
中李朴不平抗疏爭至發遂劾朴背公死黨誑語欺君
帝亦不報尋出按河南福王之藩洛陽中使相望於道
至發以禮裁之無敢橫宗祿不給爲置義田以贍貧者

四十三年豫省饑請留餉備振又請改折漕糧皆報聞
還朝引病歸天啓元年進大理寺丞三年請終養魏忠
賢黨薦之矯旨令吏部擢用至發方養親不出崇禎五
年起順天府丞進光祿卿精覈積弊多所釐正遂受帝
知八年春遷刑部右侍郎六月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
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
擬旨遂擢至發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文震孟
同入直自世宗朝許讚後外僚入閣自至發始時溫體
仁爲首輔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次之越二年體仁輩
盡去至發遂爲首輔萬曆中申時行王錫爵先後柄政

大旨相紹述謂之傳衣鉢至發代體仁一切守其所爲而才智機變遜之以位次居首非帝之所注也嘗簡東宮講官擯黃道周爲給事中馮元飈所刺至發怒兩疏詆道周而極頌體仁孤執不欺復爲編修吳偉業所劾講官項煜論至發把持考選庇兒女姻任濬而抑成勇至發上章辯帝遂逐煜去內閣中書黃應恩悍戾體仁至發輩倚任之恃勢恣橫及爲正字不當復爲東宮侍書恐帝與太子開講同日也至發不諳故事令兼之應恩不能兼講官撰講義送應恩繕錄拒不納檢討楊士聰論之至發揭寢其疏士聰復上書閣中極論其事至

發終庇之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
因其子嗣昌得君力爲洗雪忤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
救同官孔貞運傳冠曰曩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
應恩何也至發拂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連上三揭
帝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昌疏救亦不聽無何大理
寺副曹荃發應恩賕請事詞連至發至發憤連疏請勘
帝雖優旨褒答卒下應恩獄至發乃具疏自謂當去者
三而未嘗引疾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爲遵旨
患病云至發頗清彊起自外吏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
惡異己不能虛公延攬帝亦惡其洩漏機密聽之去且

不遣行人護行但令乘傳賜道里費六十金彩幣二表裏視首輔去國典僅得半焉旣歸捐貲改建淄城賜敕優獎俄以徽號禮成遣官存問十四年夏帝思用舊臣特敕召周延儒賀逢聖及至發獨至發四疏辭明年七月病歿先屢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及卒贈少保祭葬廕子如制代至發爲首輔者孔貞運代貞運者劉宇亮貞運句容人至聖六十三代孫也萬曆四十七年以殿試第二人授編修天啓中充經筵展書官纂修兩朝實錄莊烈帝嗣位貞運進講皇明寶訓稱述祖宗勤政講學事帝嘉納之崇禎元年擢國子監

祭酒尋進少詹仍管監事二年正月帝臨雍貞運進講書經唐貞觀時祭酒孔穎達講孝經有釋奠頌孔氏子孫以國師進講至貞運乃再見帝以聖裔故從優賜一品服冬十月畿輔被兵條上禦敵城守應援數策尋以艱歸六年服闋起南京禮部侍郎越二年遷吏部左侍郎九年六月與賀逢聖黃士俊竝入內閣時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值其在告貞運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自是不敢有所建白及至發去位貞運代之乃揭救鄭三俊錢謙益俱從寬擬帝親定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有所更迨命下閣

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昌等謁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多難行景昌與辯退卽上疏劾之帝雖奪景昌俸貞運卒引歸十七年五月莊烈帝哀詔至貞運哭臨慟絕不能起昇歸得疾遽卒黃士俊順德人萬曆三十五年殿試第一授修撰歷官禮部尚書崇禎九年入閣累加少傅予告歸父母俱在堂錦衣侍養人以爲榮唐王以原官召未赴後相永明王耄不能決事數爲臺省論列辭歸而卒劉宇亮綿竹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屢遷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八月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國觀同入閣宇亮

短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常與家僮角逐爲樂性不嗜
書館中纂修直講典試諸事皆不得與座主錢士升爲
之援又力排同鄉王應熊張己聲譽竟獲大用明年六
月貞運罷歸遂代爲首輔其冬都城戒嚴命閱視三大
營及勇衛營軍士兩日而畢又閱視內城九門外城七
門皆苟且卒事時

大清兵深入帝憂甚宇亮自請督察軍情帝喜卽革總
督盧象昇任命宇亮往代宇亮請督察而帝忽改爲總
督大懼與國觀及楊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留象昇而
宇亮仍往督察各鎮勤王兵皆屬焉甫抵保定聞象昇